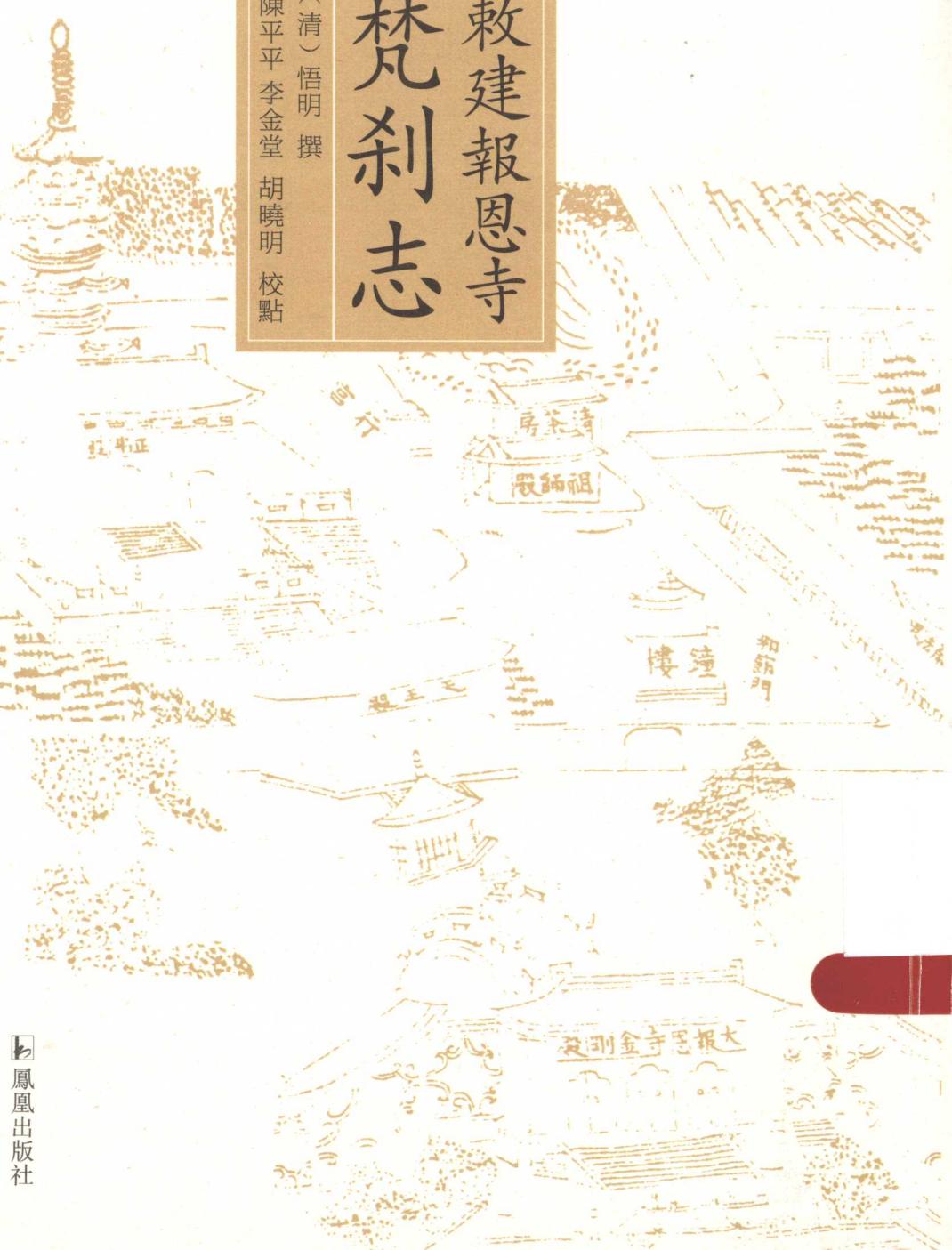


敕建報恩寺
梵刹志

(清) 悅明 撰
陳平平 李金堂 胡曉明 校點



014032508

B947
02

敕建報恩寺
梵刹志
(清)悟明撰
陳平平 李金堂 胡曉明 校點



B947

02

鳳凰出版社



北航

C1720802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敕建報恩寺梵刹志 / (清) 悟明撰 ; 陳平平, 李金堂, 胡曉明點校.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506-1925-8

I. ①敕… II. ①悟… ②陳… ③李… ④胡… III.
①佛教—寺廟—史料—南京市 IV. ①B947.253.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3)第287331號

書名 敦建報恩寺梵刹志
撰者 (清)悟明
點校者 陳平平 李金堂 胡曉明
責任編輯 郭馨馨
出版發行 凤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 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 郵編: 210009
出版社網址 <http://www.fhcbs.com>
經銷 凤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排 江蘇鳳凰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 江蘇鳳凰新華印務有限公司
 中國江蘇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堯新大道399號, 郵編: 210038
開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張 12.25
字數 287千字
版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506-1925-8
定價 49.80圓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電話: 025-68037411)

求索 求真 求是——序言

陳平平先生希望我能為他與其兩位同事點校的清代釋悟明《折疑梵刹志》這本書寫個序。並送來了他關於《敕建報恩寺梵刹志》的幾篇文章。雖然有點勉為其難，但作為一位老南京，出於對家鄉歷史文化資源發掘利用事業的熱愛和支持，我還是答應了他的請求，認真地閱讀了他的文稿。不看不知道，仔細閱讀後，深有感觸，還真的產生了許多聯想，真的想就《敕建報恩寺梵刹志》問題談些看法。這些看法凝結成幾個關鍵詞：求索，求真，求是。

首先是「求索」。陳平平先生是南京曉莊學院生物化工與環境工程學院的教授，年齡和我相近，都算得上是耄耋之人了。但他不論是在職之時或者退休之後，一直孜孜於對南京本土歷史文化資源的發掘，真正做到了「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默默耕耘，獨樹一幟，成果顯著。尤其是他能把自己在生物學領域的知識，深入地運用到對金陵大報恩寺園林植物的研究上，提出了常人望塵莫及的許多見解。

我是在江蘇省鄭和研究會的內部刊物《鄭和研究》上看到陳先生的文章，以後才認識他本人的。他的那篇文章是研究楊慶的，針對鄭和研究資料相對貧乏的現狀，他以一位生物學家獨到的細緻，察覺到楊慶在明初鄭和下西洋歷史過程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認為楊慶是位非常值得研究的人物。我在閱讀他的文章時發現，陳平平先生的文章，不僅觀點鮮明，論據充足，行文規範，用詞嚴謹，特別是他對所有的引文的註解也非常規範，各種資料的出處一一標明，使人感到他的觀點有根有據。這一嚴謹治學的態度，是當今學術界非常值得提倡的，也是許多年輕、浮躁的學者應當倣法的。

陳先生對知識的求索，不圖功名利祿，從不張揚傲慢，就像他所從事的專業一樣，種一顆樹，就從選種、育苗、栽培、養育等整個過程去參與，不能東抓一把，西挖一塊，更不能任意嫁接，甚至任意砍伐、摧殘。他對報恩寺園林植物的研究，潛心鑽研了好幾年，最後才形成論文，真所謂「寶劍鋒從磨礪出」。正是憑藉這樣的求索精神，他才能够有所發現，有所創見，有所成就。

其次是「求真」。我們黨奉行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的基礎是什麼？我認為是「求真」。一切偽善的、假冒的、謊話連篇的東西，何談「科學」？如何「發展」？陳平平先生為人處世的標準之一就是「求真」，他的性格特點就是有點「軸」，想讓他拐個彎說幾句假話，那是不可能的。這幾年他一直在潛心研究報恩寺，但見諸的成果不是太多，就是因為他一直在尋找「真實的大報恩寺」。沒有可靠的史料依據，他寧可常年泡圖書館，坐冷板凳，而不做學術上的「空手道」。這種求真的精神終於有了回報，終於有一天，在查閱有關資料的時候，他從許多人都已經見怪不怪的《中國佛寺志叢刊》中注意到了《折疑梵刹志》這部金陵大報恩寺專志，從而找到了大報恩寺建築和歷史的許多真實。

在其《敕建報恩寺梵刹志》中，讀者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清代嘉慶年間大報恩寺僧人悟明，用四年時間寫成一部《折疑梵刹志》。悟明法師把當時還非常完好的大報恩寺建築一一丈量、記述造冊，記錄在《折疑梵刹志》中，讓我們準確地瞭解了大報恩寺琉璃塔的每一層高度，每一層臺階的數量，門券的大小，每層的布局。至於對金陵大報恩寺的山水、古跡、藏寶、敕文的介紹，則是補充了明代葛寅亮《金陵梵刹志》中的相關記載，使得大報恩寺這座歷史遺存更加豐富、厚重、全面。最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折疑梵刹志》告訴我們，報恩寺琉璃塔的第一層塔內中心裝金舍利塔一座，四面供四尊釋迦佛；第二層正中龕內供大阿彌陀佛；第三層正中龕內供大釋迦牟尼佛；第四層正中供大悲佛；第五層正中供大牟尼佛，第六層供觀音大士；第七層供繆絡大士；第八層、第九層均供四面佛。這些記述使得我們對報恩寺琉璃塔各層所供佛像的爭議獲得基本解決，也能向琉璃塔設計者們提供「求真」的依據，功莫大焉！

第三是「求是」。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基本路線，當然也就是我我們重建金陵大報恩寺的規劃、策劃、設計原則。南京市委、市政府爲了把南京建設成一座國際性的歷史文化名城，擬在「十一五」期間，募集巨資，重建金陵大報恩寺，這就是爲古都南京辦實事。挖掘大報恩寺歷史的真實，修舊如舊，再現中世紀世界七大奇觀，這就是「求是」。近年來，南京市的歷屆主要領導、各有關部門以及社會各界賢達，都爲重建大報恩寺出謀劃策，積極努力，特別是文物部門，於二〇〇八年在大報恩寺遺址發掘出了宋代長干寺地宮，出土了釋迦牟尼佛的頂骨舍利、舍利子、金棺銀椁、七寶阿育王塔和一批珍貴聖物。這些佛教界聖物，不僅是中國的國寶，而且是世界的至寶，對提昇南京的世界「佛都」的地位，極爲

有利。

從籌備重建大報恩寺，到把重建工作列入政府城市建設重大項目，前後已經有近十年的光景。為什麼遲遲沒有開工建設？就是爲了實事求是。當我們缺乏歷史資料，不能還金陵大報恩寺一個歷史的真實的時候，我們寧可選擇慢半拍開工。在此期間，包括陳平平先生在內的南京本土和來自於全國、全世界的專家學者甚至普通市民，都對報恩寺重建投注了極大的熱情，一些學者還發表過許多頗有見地的論文或專著對報恩寺加以研究。這些學術成果，引起省市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隨着報恩寺遺址考古發掘工作的進展，報恩寺遺址上不斷地有令人振奮的新發現。但是，文物越珍貴，越將受到保護，同時帶來對重建工作的負面影響是遺址上可用於報恩寺重建的地塊越來越少。爲了讓開遺址遺跡，原有建築將不得不移位建造，這就導致重建的大報恩寺能够體現「皇家規制」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小。陳平平先生在文章中提出了一個「在長干寺地宮遺跡上加蓋原尺寸的琉璃塔」的建議，就是出於對「實事求是」的考慮，就是對報恩寺歷史的尊重。至於這個建議會不會被採納，那是決策者的決策範圍的事情，但作爲一個有責任感的南京本土學者，他反對在考古遺址上建造一座假文物的學術立場，是非常鮮明的。這需要勇氣，需要膽量，更需要有史學的依據。我相信，陳平平先生以及其他許多學者的研究成果和合理化建議，一定會受到南京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視和認真對待，最終一定會形成令全市七百萬市民和全世界佛教徒及衆生滿意的正確方案。

民國時期的張惠衣先生撰寫了一部《金陵大報恩寺塔志》，他師從於「國專」，瞭解國學。但他顯然沒有看到過這部清代報恩寺僧悟明的《折疑梵刹志》，因而在他的《金陵大報恩寺塔志》中存在着一些

遺漏或不足。現在，陳平平先生注意到的這本《折疑梵刹志》，在許多方面彌補了《金陵大報恩寺塔志》的不足。誠然，一部重新得到重視的《折疑梵刹志》並不能解決金陵大報恩寺重建規劃、設計工作中的所有問題，比如悟明記述的大報恩寺各大建築除琉璃塔外基本上都不是永樂——宣德年間的明初的大報恩寺，而我們現在重建的却正是明初的大報恩寺而不是清代的大報恩寺；比如清代嘉慶年間的這部《折疑梵刹志》中對各種殿宇的介紹與明代葛寅亮在《金陵梵刹志·聚寶山報恩寺》中的描述有所差別，究竟作何判斷？陳平平先生提出來要和各界學者協力，共同努力，發掘更多的資料，還金陵大報恩寺一個歷史的真面目。這樣的治學態度，一定能帶來大報恩寺研究的「和諧」局面，我期待着這一局面早日蔚然成風。

陳平平先生的《敕建報恩寺梵刹志》，好就好在它體現了作者和當今社會對大報恩寺歷史文化研究所需要奉行的「求索、求真、求是」的精神，好就好在作者向全社會推薦了《折疑梵刹志》這部專志。這部專志因其真實反映了報恩寺本身有形的建築和無形的傳統文化的多樣性，不僅對報恩寺史學研究非常值得參考，對金陵大報恩寺重建工程的規劃、策劃、設計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而且對中國乃至世界宗教史研究，對東西方文化交通史的研究，也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好的東西就要讓大家瞭解，讓大家分享，這就是我為本書寫《序》的初衷。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七日於南京

潘羣於南京大學

點校說明

金陵大報恩寺爲明代南京三大名刹之一，其九層琉璃塔更爲明代我國南方最壯麗的建築。有關南京大報恩寺的專志，目前確知者有兩部，其一爲現代學者張惠衣所撰的《金陵大報恩寺塔志》，另一部便是清時金陵報恩寺僧人釋悟明所撰的《敕建報恩寺梵刹志》，又名《折疑梵刹志》，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部南京報恩寺專志。這兩部志書，前者已由楊獻文先生點校，江蘇南京出版社於二〇〇七年出版；後者迄今尚只有影印本，即廣陵古籍刻印社在一九九六年根據南京圖書館館藏的清代鈔本影印之本，收在《中國佛寺志叢刊》中。

《敕建報恩寺梵刹志》成書於清嘉慶丁卯年（一八〇七）。其撰述之由，釋悟明在該書凡例中曾作交代說：「前明崇禎年間，方修此志，歷今年將二百，並未重修。所有寺之一應有無等事，刪增不一。前甲子歲至於戊辰，所摹各稿，匯成八集，呈奉各憲核明賞序，筆削加研而成。」又說：「梵刹志者，昔前明已有之矣。今歷百有餘年，未加增續。」悟明說崇禎年間所修之志，或有所誤，因爲從他「筆削加研」、

「增續」的實際情況來看，所謂前明之志應是指明代葛寅亮的《金陵梵刹志》，該書成於萬曆年間，非是崇禎之時。《金陵梵刹志》是一部明代南京寺院的總志，該志現已有何孝榮先生的點校本，天津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出版。既是總志，於大報恩寺的記載自然不可能像專志那樣詳細，加之經過近兩百年之後，以專志的形式增補、續修實為必要。

《敕建報恩寺梵刹志》原係南京圖書館館藏的珍稀清代抄本，本未刊刻流傳。上世紀末由白化文、劉永明、張智為主編，廣為搜羅，於一九九六年由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出版了一百二十冊的《中國佛學叢刊》，其中第二十六冊即為《敕建報恩寺梵刹志》，至此，該志方才流傳於世。正是因此，此書一直鮮為人知，張惠衣當初在撰《金陵大報恩寺塔志》時，亦未能看到該志，更無從參考了。故而單從史料學的角度言之，《塔志》雖然後出，但是並不能取代《梵刹志》的資料價值。對於該志的文獻價值，陳平平先生在《簡論鮮為人知的一部金陵大報恩寺專志及其歷史和現實價值》（載於《南京曉莊學院學報》二〇一一年第一期）一文中有一肯的評述：「現存諸卷，對認識金陵大報恩寺的沿革、風貌、山水、古跡、梵宇、建置、建築，與皇家的關係、寺院的管理、人事、修藏，等等，仍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它給後世留下了不少較為原始的寶貴資料。」

《敕建報恩寺梵刹志》原有八卷，惜乎其第五卷和第七卷已經散佚，且第六卷亦非完篇。而所存之六卷，仍只為影印的抄本，模糊、訛誤之處時有所見，利用起來頗為不便，所以重新點校、出版該志，對今後南京佛寺志的研究，其意義自不待言。

今點校所採用的底本為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九六年的影印本。下面就點校過程中一些問題的處

理，作出以下幾點說明：

一、關於異體字、不規範字。由於所據底本原係抄本影印出版的，當時手書者，或為書寫之便，或因個人書寫之偏好，使用了不少異體字和不規範字。對於這些異體字和不規範字，現按實際情況，改成常用之字。相關改動，一般不出校記。

二、錯字和增衍字。明顯因抄寫致誤的字，在錯字之下，用（ ）標出其正字，不出校記。衍字直接刪除，並出校記。

三、漏字。核之他書，可確定為遺漏的字句，補入，並出校勘記。

四、模糊不清以至無法辨認的字，用□代替。

五、本書目錄與正文中對應的標題在文字上多有出入，現視情況斟酌改之，以使目錄和標題對應一致。

六、本書是對葛寅亮《金陵梵刹志》中南京大報恩寺相關內容的增修和續修，為方便讀者閱讀參考，特將《金陵梵刹志》中的相關內容輯出，點讀後附於本書。所據之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於二〇〇二年所出的「續修四庫全書」本。

《敕建報恩寺梵刹志》的點校工作由陳平平、李金堂、胡曉明三人共同完成。其中，陳平平負責點校第一卷、第二卷，李金堂負責第三卷、第四卷，並通校了全稿，胡曉明點校了第六卷和第八卷，並負責後期出版、校對等事宜。本書附錄部分由陳平平從《金陵梵刹志》中輯出，並協同胡曉明點讀完成。

本書今天得以順利出版，首先要十分感謝《南京曉莊學院學報》主編李洪天教授和東南大學王華寶教授的鼎力支持。南京曉莊學院郭駿教授、南京鳳凰出版社郭馨馨女士為本書付出了不少辛勞，在此一併致謝。由於點校者的水平有限，點校存在錯誤之處，亦請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二〇一三年六月於南京

胡曉明

叙

—

余解星子來守潤州，道經金陵館驛，偶過友人香巖公署，因往候焉。留經旬日，所接交者與其賢士大夫爾。暇於書齋故篋中，取散帙而披閱矣，得梵院文志首集一卷，及觀其詞淳實而理亦通，且內載前明事跡，諸田園、基井、房舍、臺榭、高僧、事紀，無不備錄，今亦唱而襲之。斯志邪，使人覽之惋惜，慚然嘆曰：奇哉斯志。書至此乎？其用意良博，垂不朽之念，良殷且苦矣。余誠慨慕，冀旬夕遇之矣。未暇細玩，及返驛。次日，其作斯志之人，乃僧耶，自道其名，云：由香巖來謁。余輒然喜甚，徐揖而進之。領畧緒論，津津名理，悉皆湊底芳芝也。迺悟明子復出斯書八卷以示余，其命名曰：《折疑梵刹志》。余反復玩視，見其立論評作高妙，其附卷核實而有法，大都九轉而成，真得孟門筆授矣。嘻！亦大奇矣哉。曩者《皇明梵志》業已傳世，今茲之集思且殫矣，若（苦）尤劇矣。前之志則昔固精，而今之精之精者也。昔已明，而今之尤明之明者也。是書曷乎於昉，而昉選《郡國志》及《南朝梵刹》諸書，皆計其同上大史事也。今其書皆分門別類，偕與前志多所發明，而詳約又各由異矣。其附章亦各歸於次。

序矣，而本末又別於先後之階級也。我皇上統一寰宇，每大駕必遊是寺，回鑾則尚而封之，且浮圖大殿皆有御書扁額題茲，是寺蓋亦有榮遇者哉。其增減創制又無日無之，而高僧行縉亦何世無之。斯志非大才者不能成，而致其精勤也久矣。其編纂紀載，率本效于《綱目》一法。及附皇明諸書，皆合參錄之。夫不殫其繁，且悉心考究，前明未有，而今增入，即古所有而今已無者亦多矣。斟酌經權之量，重整法度之綱，不亦善乎。此誠亘古不覆之章程，而後千萬世之良範，胥視此矣。分綴款則括爲一編，如掌中紋，可瞭瞭也。夫釋門緇素，生際良明盛世，上祝聖天子之皇猷，下保斯民化于仁壽之天者也。合宜各紓特達之用，無貽作者素餐之誚，使億萬年共所裨益，享數百世神居梵境。斯言以爲何如？其兢兢耶，於是乎而成此志。余故善悟明子，喜其集成而垂後有地也。特爲之弁言簡次。

時大清嘉慶歲在戊辰八月上浣日

賜進士出身誥授中憲大夫知鎮江府事實城黎承惠書於金陵館驛

叙 二

吾友悟明，字理直，號經濟，古廣陵真州人也，少而從釋。其性愛書史，喜翰墨，樂遊學，好著述，尤能洞明本宗大義。予昔嘗與賢士大夫入寺，問難詰折，事盡終始。遂錄成軸，名曰《折疑》。首之以序問，終之以目名。凡八帙，例分各別，綱隨領次。言簡而理當，文約而義豐。涵詠昆藍，畧備梵刹。每一篇之中，其引類證，斷決折疑，理甚明白。若非具三昧辯才，孰能致於此乎？予與悟明爲不請友，其有年矣。大凡著作不我之慳，故於叙引，毋俟召而云。

時戊辰中秋八日書

丙辰恩科鄉貢進士候選教諭白門秦京氏葛光題

《梵刹志》序

《梵刹志》者，昔前明已有之矣。今歷百有餘年，未加增續。怠至甲子，予因見寺之紀錄傳記中所載事跡，僅數十篇，餘恐諸遺失，上負國家恩恤，下背列緇勤勞。仍取前明附之續首，庶乎始末瞭然，而節葺凡分數十則，其發明皆別注款次。惟所增者，以諸書爲引證，用《綱目》作準繩，大概使覺者知之，勿謂詭異之言，稍可以助梵刹之遠猷也。固余不揣自愧，彙成八帙，呈歷諸山，必加斧正，同勛奕世、共拯慈風。垂不朽之規模，樂無邊之直指。惟留意且將刊木，永廣流傳，必有同志之士一見而心許者，予雖卒死丘壑，而志願足矣。

時嘉慶丁卯冬小陽月朔日

報恩寺沙門悟明題

《梵刹志》序

